

□ 12
476
16



十三經注疏

毛詩六

仁12  
476  
16

門 12  
疏 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一

陸曰陳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

陳宛上詁訓傳第十二

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必儀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

側上之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處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

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虞戲故連言之。虞戲即伏羲字

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

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上之

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

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

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

詩疏七之一

一

15  
18  
16

東

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  
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  
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  
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  
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  
前已姓媯者非也袁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  
思於是妻之以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  
始姓媯耳何知胡公非闕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  
闕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闕父  
明胡公非闕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闕父之子不封闕父而  
封其子者蓋當時闕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其後鄭駿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祀宋以  
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  
已故三恪以為陳與杞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  
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蓊祝共為三  
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諸。正義曰禹

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諸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  
豫州然則外方明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豫州外方之北  
也明陽在明陽西南明陽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  
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陽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陽故無  
名山大澤明陽猶屬豫州陳在明陽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  
猶尚書作盟諸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  
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  
俗化而為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為  
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  
者也詩稱擊鼓於苑之上婆娑於粉棚之下是有大姬歌  
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  
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  
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  
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  
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  
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  
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臯羊立卒申公  
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  
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  
 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婆婆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  
 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  
 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  
 僖立卒子文公圍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  
 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鮑子免而立佗是為厲  
 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  
 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  
 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曰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  
 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  
 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  
 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  
 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  
 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  
 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  
 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  
 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

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  
 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  
 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粉序云  
 幽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  
 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  
 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為靈  
 公詩也鄭於左方  
 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怨阮反

爾雅云宛中宛丘。疏。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  
 郭云中興隆高。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  
 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  
 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  
 故以淫荒摠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  
 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  
 以經之所陳即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  
 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子之湯兮宛丘之上  
 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

有情兮而無望兮

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

反

疏子之至望兮。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

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

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為子者斥

幽公為異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

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

故以子為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為蕩也釋丘云

宛中宛丘言其中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

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為上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

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

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

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箋子者至不為。正

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

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

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

宛丘之下

坎坎擊鼓聲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也鷺

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

疏

坎其至鷺羽。毛以為坎坎然

翳舞者所持以指麾。為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

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

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

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為異其文義同。傳值持至為翳。

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鳥之羽可以為舞者

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

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攤名之曰白鷺線陸機云鷺

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

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

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

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

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

疏

傳盜謂之缶。正義

盜本亦作瓮鳥浪反

疏

曰釋器文孫炎曰缶

瓦器郭璞曰盞益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良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  
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  
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式用缶注云爻  
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  
式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  
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立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  
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  
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緘缶備水器則缶是  
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  
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無冬無夏值其鷺翻音導又音陶疏傳  
翳。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翻作羸音義同

###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枌符云反亟

欺冀反。疏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  
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敖游故先言棄業  
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  
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特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  
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  
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  
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  
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  
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三  
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娑娑於枌枌之下下二章上  
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  
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東門之枌宛丘之枌枌白  
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東門之枌宛丘之枌枌白  
枌枌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疏傳枌白至所聚。正  
枌况浦反枌枌常與反說文枌與反。疏義曰釋木云枌白枌  
孫炎曰枌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枌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  
枌為白枌也枌枌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

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云之子

男子也。婆娑波反說。文作嬖音同婆桑何反。疏 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

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

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

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

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男

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

男子也。正本云。穀曰于差南方之原。箋云且明于曰差

之子是子也。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

且鄭音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

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不績其

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往矣同。不績其

**麻市也婆娑** 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疏 穀且至婆娑。

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

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

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

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

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箋且明至上處

。正義曰且謂早朝故為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為

曰差釋詁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

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

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

也。穀曰于逝越以醜邁 逝往醜數邁行也箋云越於

之所會處也於是行欲男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女合行。駿子公反處昌慮反。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菽苾苾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

色美如苾苾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

亂之所由。菽祁饒反郭云荆葵也苾音毗又芳耳。疏 且

反苾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疏 且

至握椒。毛以為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

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麻

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



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傳  
鄭唯以謬為揔言於是男女摠集合行為此淫亂餘同。傳  
逝往至邁行。正義曰逝往釋詰文邁行釋言文謬謂麻縷  
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謬為數王肅云謬數績麻之縷也  
○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詰文商頌稱謬假無言  
為揔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謬為揔謂男女摠集而合行  
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  
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菝苳茅椒  
芬香。○正義曰菝苳茅釋草文舍人曰菝一名蚘郭璞曰  
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  
疏云苳茅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  
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  
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  
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  
美如苳茅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  
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其君也

此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  
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  
以僖公懿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  
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  
○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詰文云掖臂也僖二  
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持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  
而殺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  
故以掖為扶持。○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  
也定本作扶持。○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  
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泌之洋洋

可以樂飢。○泌之洋洋。○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  
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泌之洋洋  
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泌之洋洋  
之可飲以樂飢。○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  
也。○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癩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  
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音之殊非其義癩  
字當從下作癩下注。○疏。○衡門至樂治也癩或癩字也則毛止作  
樂鄭本作癩下注。○疏。○衡門至樂治也癩或癩字也則毛止作  
放此愁苦角反。○詩疏七之二

詩疏七之二

小國之中猶可以與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  
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君何以  
不與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  
則泌者泉水消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  
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  
廣大洋然飢者可飲之以藥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  
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  
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  
故知衡門橫木為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  
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  
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邶國有泌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  
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魏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  
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  
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老之將至  
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  
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  
以藥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為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  
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藥渴耳而賢故  
云藥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藥故言飢以為韻○豈

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

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箋云宋子姓○疏箋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

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孔安國云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

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

可以漚麻

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

教。漚烏豆反緝七立。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

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疏。東門至晤歌。

化也。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疏。東門至晤歌。

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

與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

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

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

切化使君為善。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

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

工記恍惚氏以浼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淩

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

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

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

鄭同。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

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

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

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紵直呂反。疏。字又作苧。

漚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

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

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東門

其裏朝如筋者謂之漚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東門

之池可以漚苧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言道也。菅

漚為。疏。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

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

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

猶有不至者也。迎魚敬。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眾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與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女不至也

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煌。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煌音皇。疏。東門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與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為異其義則同。傳牂牂至秋冬。正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

冬為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道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畜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與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與晚失為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祀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





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疏**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

防有鵲巢有旨苕。與也防邑也。二句言已憂讒之事。防有鵲巢有旨苕。與也防邑也。也箋云防之有鵲巢有旨苕處勢自然與者喻宣公也。宣公多信言之人故致此讒人。其恭反苕徒彫反。誰

防有至切切。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切之上。予美韓詩作妮音尾妮美也切都勞反憂也誰九況反。疏

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切上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

心切切然所美謂宣公也。俯陟雷反說文云有靡蔽也。疏

告語眾讒人輩汝等是誰誰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

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

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切為丘抑風稱旄丘有葛藟風稱阿

丘有蟲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若之華傳云若陵若此直云

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

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

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俯張誰。○

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誰人者。箋誰讒至宣公。○

正義曰言誰何予美者是就眾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故

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中唐有甃印有

欲使讒人誰之故謂君為所美之人。○中唐有甃印有

旨鵲。反鵲中庭也唐堂塗也甃甃甃也。鵲中庭也。○

受音。疏中庭也唐堂塗也甃甃甃也。鵲中庭也。○

巡日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甃堂途謂之陳李

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

也釋宮又云甃甃謂之甃李巡曰甃甃一名甃郭璞曰甃甃

也今江東呼為甃甃甃甃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

也陸機疏云鷓五色。誰俯予美心焉惕惕。惕惕猶切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呼報

反序同說音疏。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於悅澤陂詩同。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

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月

出皎兮。與也皎月光也箋云與者喻婦人有美色佼人

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佼字

之問凡好謂之佼僚本亦作僚同音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

勞心悄悄兮。悄悄憂也箋云思而不疏。月出至悄悄兮。正義

皎然而白兮以與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

白皙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

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悄然而憂

問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

車云有如皎日則皎亦日光言月光者皎是日光之名耳以

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

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

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

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傳悄悄憂月出皓兮佼人慍

兮舒優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

天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劉本又作慍力久反好

貌婢蒼作嫺嫺妖也慍於久反舒貌

慍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

甲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

字御叔。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

詩疏七之一 十四



下同御魚呂。疏。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反。又如字。疏。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疏。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字。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疏。株林從夏南。母為淫。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匪適株林從夏南。疏。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淫。非之行。自之他耳。匪拒之。辭。都禮反。疏。胡為至夏。日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洪兮靈公為。

人所責。匪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洪。故刺之。定本無。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大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為。匪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疏。大夫乘駒。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于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

詩疏七之一

五

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感傷焉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他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疏傷焉。正義曰作澤

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

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

男女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

淫亂感傷女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

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

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

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

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

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

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

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

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

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

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

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

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第三章大意皆同首

章言荷指芙蓉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蓉之華二者皆取華

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

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

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

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

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也

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也

彼澤障也荷芙蓉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蓉之莖曰荷生而

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

以波中二物與者喻淫風由同姓生。荷音荷障章亮反夫

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葉莖幸耕反佼古卯

詩疏七之二

六

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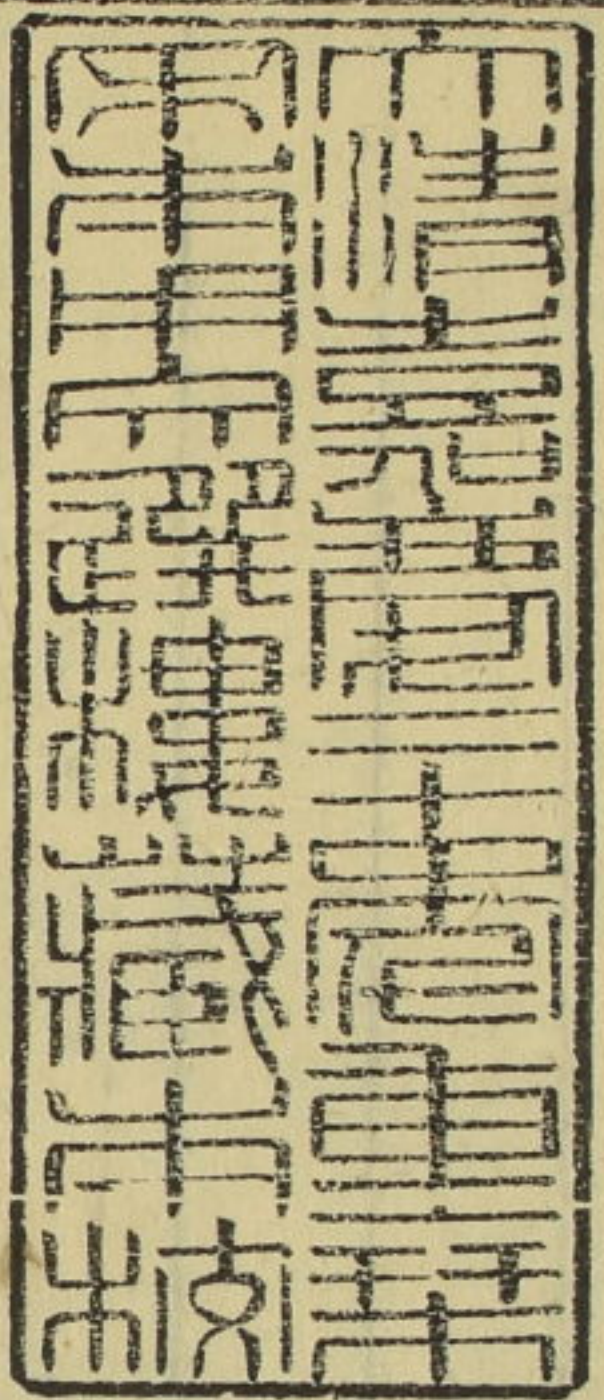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覺音教。疏：彼

至滂沱。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葉極美好，以與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泗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陂澤障荷芙蕖。其本蓄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的，的中，慧李巡曰：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蕓。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蕓。其本蓄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的，的中，慧李巡曰：

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慧，中心也。郭璞曰：莖，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慧，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慧是也。傳：正解荷為芙蕖，不言與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與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箋：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正義曰：經傳言墮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





黃中模彙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七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陳譜

東不及明

音孟

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正義自為音旁行細書之未誤入正文者以此

推之而例可知矣。按未可以一例百且在句中者容或有此例如此音孟及遵大路之山音反是也在句末者則文理可讀亦不盡同此例

在外方屬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在外方之北外方屬鄭因外方復出而脫去四字下

引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其證也

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卒至下公剝

添者二字

弟平公鏡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變誤鏡非也正義所引卅家自如此

毛詩注疏校勘記

九

○宛丘

中英隆高

補毛本英作央案央字是也

狀如一丘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爾雅注一上當有負字

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攤誤攤非也爾雅注本

作攤今釋文誤為攤耳廣韻十一暮驚字下引亦作睫攤可證又五支接羅白帽接羅即睫攤

注云良交也位近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改位近丑作交辰在丑非也王

伯厚輯鄭易即采此正同

主國尊於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椌誤於從玉海校非也禮器正義引亦作於

玉海作椌者當是誤涉禮器下文

○東門之枌

應劭通俗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通俗浦鐘云當作風俗通是也

序云男子棄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女誤子是也

下曰往往矣同

補案往字不當重

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

補案○當衍

朝且善明日往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且作日考文一本同案日字是也上章箋

及正義中皆可證

貽我握椒

明監本握誤握各本皆不誤

交情好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情作博案小字本誤也釋文以情好作音可證○按交

博好猶云互相討好博字必古本之畱遺者舊按非

○衡門

掖扶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掖扶持下  
云故以夜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其所言不  
為異本當有誤今無可考釋文掖下云扶持也與正義本  
同

云掖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說文  
又掖下浦鏜云脫持是也

持以赴外殺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掖誤持  
考左傳是也

可以樂飢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加彳作樂案  
唐石經考異云用鄭義也考釋文云樂本又作樂

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彳下樂以  
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彳下寮案說文云療治也療  
或療字也則毛本止作樂鄭本作療注放此正義云案今定  
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是正義本即作樂  
也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沈云舊皆作樂字是也陸意不  
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釋文又作本正  
義唐石經後刻作樂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  
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  
駁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樂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  
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

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樂采正義釋文也釋文晚字或  
誤今正

可飲以樂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療作療  
考文古本同案正義本作療療療一字見上

此箋不云樂讀為樂者以樂為療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  
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唯傳中樂道字不容  
改近盧文弨遂以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  
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  
故也

取其口美而已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口  
美倒案美口是也

周語作四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祚誤作是  
也

○東門之池

以配君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  
文古本無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注也是

也

彼美淑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叔姬音叔本亦作淑善也正義云言彼美善之賢姬是正義本作淑釋文音叔或誤今正

考工記慌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慌誤慌案山井鼎云作慌為是是也凡巾傍之字寫者多以小旁亂之

齊人曰淩烏禾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烏禾反三字當傍行細書正義於自為音者例如

可以漚菅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與後改以案初刻誤也

○東門之楊

羣生閉藏為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乎誤為考家語浦校是也

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歎當作觀形近之譌浦鐘云歎字

衍文見繁露循天之道篇非也為校繁露者所去耳

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原文作內與陰居近而陽遠

也非也居即俱字誤上文云冰泮而殺止故傍記內字為止字之異耳後遂誤入正文也當依此正之

○墓門

陳佗乃用其言閩本明監本毛本乃作仍案所改是也

昔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段玉裁云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

誰昔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訓文又云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正義本定本同是也俗誤

善惡自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作耳案有字誤也正義云此梅善惡自耳可證但與下



此性善惡自然為對文依義當作爾考文古本作爾一本作耳二字混也

性因惡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性作樹考文古本同案樹字是也正義云梅亦從而惡矣可證

歌以訊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訊告也釋文云訊本又作諄音信徐息悴反告也詩經小學云諄訊義別諄多譌作訊如爾雅諄告也釋文云本

作訊音信說文引國語諄申胥今國語作訊詩歌以諄止諄于不顧傳諄告也莫肯用諄箋諄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為正王逸楚詞注引諄予不顧廣韻六至諄下引歌以諄止可正其誤毛鄭詩考正云止譌作之

訊諫也

補釋文按勸記通志堂本廬本同案六經正誤云訊諫也作諫誤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束七賜反

諫促也从言从束束之束音速依此是宋監本釋文作訊諫也外言从束中有一小畫即束字唐人例如此毛居正以為束字非是小字本所附作諫誤多一畫當由不識諫者誤改耳

與臬一名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與臬異臬一名鳴因複出臬字而脫也爾雅臬鳴疏

即取此誤改為一名臬一名鳴當是所見本已脫而未察此正義之旨也

唯鴉冬夏尙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常誤尙考爾雅疏是也

○防有鵲巢

箋誰讒至宣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誰

甓飯甑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飯甑作令適案小字本是也釋文云令字書作飯適字

書作甑又甑下云令適也爾雅釋文云詩傳作令適是其證也正義本當亦作令適引爾雅乃順彼文作飯甑耳相臺本及此依以改傳者誤

○月出

月出皓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皓作皓案皓字是也

勞心慘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慘七感反此無正義其本未有明文以白華測之當亦作慘毛鄭詩考正云蓋燥字轉寫譌為慘耳毛晃陳第顧炎武諸人論之詳矣

埤蒼作嫺妖也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盧本同小字本所附亦是嫺字考原本作嫺嫺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嫺都也

○株林

公謂行父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行父曰剗添者一字是本無曰字後依左傳加而衍也

從夏南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南下有旁添姬字下句同案惠棟云南與林協韻不容闕入姬字依疏當云從夏南今考正義云定本無兮字

乘我乘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又標起止云傳大夫

乘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考汝墳傳云五尺以上曰駒正義云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也毛於此及皇皇者華皆更不為驕字作傳當皆是駒字未必後人改之說文驕下引我馬為驕凡說文所引不同多不可強合。按沈重說是也其詳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澤陂

男悅女之形體閩本明監本毛本悅下有女言二字案所補是也

傷思釋言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詁誤言是也

孫毓以箋義為長○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浦鏗云當脫傳自目至曰泗六字及。是也

卷本又作睠補釋文按勘通志堂盧本睠作嫺小字本所附亦是睠字考睠字非也博雅云嫺好也本此詩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二

音

音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陸曰檜本又作郇古外反

後姪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熒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為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

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也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

南正為文則為比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莒也董姓饒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鄢檜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芊姓是入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鄢路偃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入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入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與故伯黎之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

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顛顛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檜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二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北鄰於虢。○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比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日制隱元年左傳曰制若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臯而又以滎陽為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

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比鄰此獨言比鄰於號者以鄭滅虢  
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  
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  
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  
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

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

作是詩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

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  
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入君之道以理其  
國家而徒好脩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  
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  
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  
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

汝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  
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  
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  
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  
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  
先言以道去君也。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  
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  
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  
曹曹羈諫曰戎眾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  
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  
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  
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  
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  
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  
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  
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  
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  
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  
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  
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

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  
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致之後行此禮而  
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  
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  
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  
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  
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  
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  
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好絮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  
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縮衣羔裘大蜡  
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  
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  
遙反注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豈  
不爾思勞心忉忉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云爾女也三  
然。忉。音刀。疏。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檜君好絮衣服不脩  
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絮變易常服也  
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

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遙  
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  
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諸侯  
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  
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縮帶素  
鞞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  
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縮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  
服云縮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縮衣以楊之是羔裘楊用縮  
衣明其上直服亦縮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  
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縮布衣為楊楊衣之上正服  
亦是縮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  
縮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執事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  
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  
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  
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  
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片其事相次故  
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  
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  
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

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若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麕謂狐青麕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麕惡之裘檜君好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黃衣之裘故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絮衣服也道遙翔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

○箋爾女至切切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羔裘翔翔狐裘在堂也箋云之時思君而心勞也○羔裘翔翔狐裘在堂也箋云翔翔猶逍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傳堂公堂○正義曰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如膏○膏古報各舉其一○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猶哀傷也疏是悼○反曜羊○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猶哀傷也疏是悼○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猶哀傷也疏是悼○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

反下

疏 素冠三章章三句。箋：喪禮至能行也。○為于偽

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

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

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為父母父母尚

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

三年之喪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三月而練服也二章

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

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鞞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

己不言其鞞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緣要經繩屨

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縮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

服之鞞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

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

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大祥祭之人祭之

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三章思見祥祭之

服素冠於鞞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

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

棘人樂樂兮

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急於

哀感之人形貌樂樂然腹瘠也○樂力端反瘠情昔反縞古

老反紕婢移反解佳賣反觀

音冀腹本亦作瘦所救反

憂不得見○疏 庶見至博博兮○毛以為時人不能行三

博徒端反○疏 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

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

樂然腹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



彼棘作幟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腹故以樂  
樂為腹瘠之貌定本毛無腹字○箋喪禮至腹瘠○正義曰  
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  
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  
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  
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替即釋服三年之喪  
纔行其半遠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  
冠為既祥之冠玉藻曰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  
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緇冠素紕也間傳注云  
黑經白緯曰緇其冠用緇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  
解惰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覲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  
腹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傳傳  
傳憂勞○正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兮**者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  
衣素裳然則此言**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願見  
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有禮  
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疏**庶見至歸兮○毛以  
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也且**疏**為作者言已幸得見  
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  
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鄭以為幸得見祥祭之素

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  
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  
家而觀其居處○傳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  
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  
白布喪服○箋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  
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  
成人也緇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立冠  
朝服緇帶素鞶鞶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  
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握衣謂  
握裳緇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  
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  
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  
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箋聊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  
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為同歸  
彼人之家**庶見素鞶兮**鞶從裳色○鞶音畢**我心**  
觀其居處**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  
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  
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

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蘊紆粉反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衍苦

素冠三章章三句

望見祥祭之素鞞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為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刺之肖似也不有所似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箋聊與至其行○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為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

情慾者也恣謂狡狴淫戲不以禮也。萋楚丈羊反萋楚狡古卯反狴古快反

本亦作滄古外反疏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至慾者。也。禮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為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猗與也萋楚銚也猗情慾之事

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銚音遙長張丈反下同

天之沃沃樂予之無知天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匹之意。天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洛注下皆同如

疏隰有至無知。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音配

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與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

天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之無配匹之意若  
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  
○傳蓂楚銚弋○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蓂楚一名銚弋本  
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  
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  
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  
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箋銚弋至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以蔓在傍之草木  
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  
蔓草木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  
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慤則雖至長大亦  
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慤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  
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  
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  
十五六時也○傳天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天天謂桃  
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  
○箋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  
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  
**隰有萋楚猗儺**  
**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家至之道○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  
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  
之道爲  
室家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  
**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

**焉疏**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  
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

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  
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  
道皆是思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  
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偈發疾驅非有道之車  
○偈起竭反疾也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怛傷也下國之  
驅丘遇反又如字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亂周道滅也箋  
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日  
**疏**  
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  
顧○怛兮都達反慘怛也  
詩周道既滅風爲之變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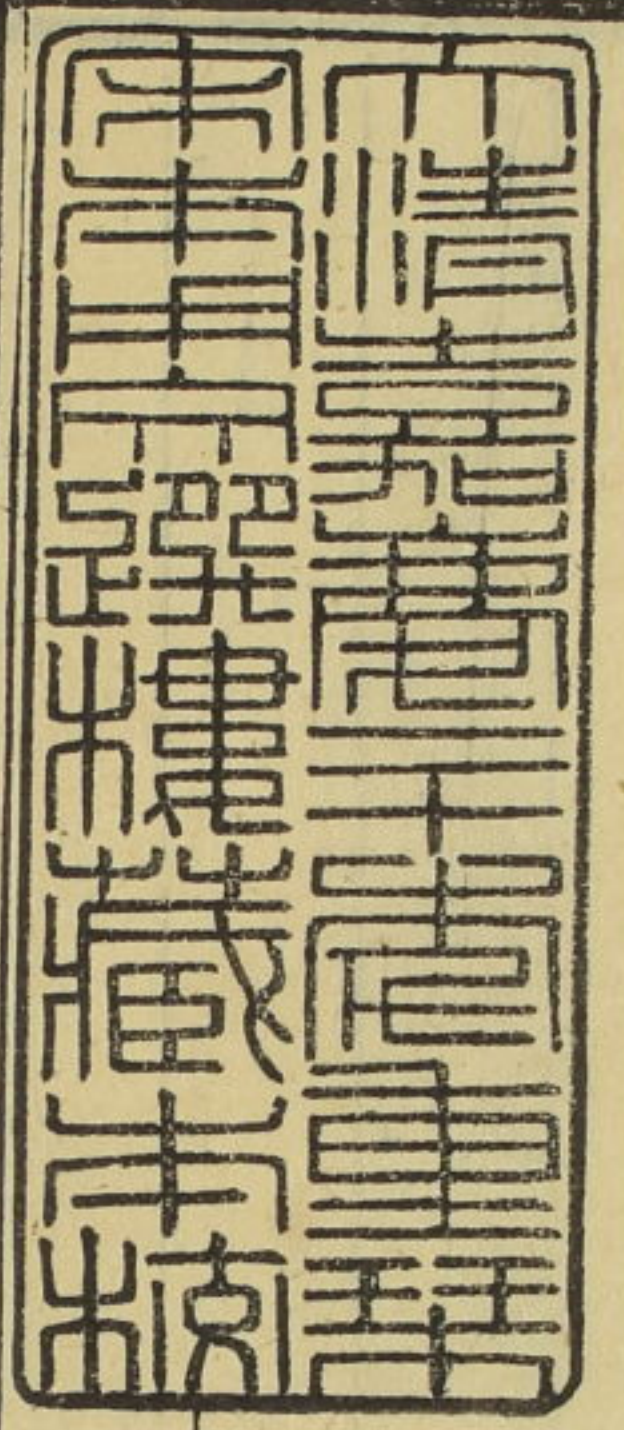
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  
安靜。箋誰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  
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  
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  
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懷歸。正義  
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  
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  
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為歸也。箋誰將至政令。正義  
曰上以亨魚為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  
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  
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二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七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檜譜

檜國在禹貢豫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檜衍字非也嫌國是祝融國故複舉檜而言之。補案檜上當有。

在汴縣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其誤汴是也

昆吾蘇顧溫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國語莒作董

妘姓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鄆國語作鄆非也今國語誤耳潛夫論亦作鄆可證

地理志毛本理誤里閩本明監本不誤下同

皆不言北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當作其形近之譌

○羔裘

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聽下浦鏜云當有則去之是三諫不聽是也此不聽復出而脫

復士以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問誤復見荀子大略篇非也此不與楊倞注本同耳

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朝當作朔

○素冠

素冠於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冠於疑裳與誤是也

形貌樂樂然腹瘠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腹瘠作瘠瘦案小字本誤倒也釋文腹本亦作瘦正義作腹

此冠練在使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布誤在是也

我心蘊結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蘊後改蘊案說文蘊積也从艸温聲正義釋文作蘊者即蘊之俗字耳

○隰有萋楚

有國人疾其君之淫恣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淫字唐石經計其字亦當有

於人天天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壯字衍沃沃下脫然字此讀於少字略逗

隰有萋楚三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隰有二字案有者是也序可證

○匪風

怛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怛傷之訓考釋文怛兮下云慘怛也是釋文本亦

無此傳

偈偈然大輕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當作兮上文發發兮大暴疾與此對文皆經中兮字也

亦歸與之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亦備具之而同浦鏜云兩而字當衍文非也讀以而字斷句而詞也浦誤於之字斷句耳

謂以人思尊偶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思當作意聘禮疏以人意相存偶也尊偶存偶與中庸正義之相親偶表記正義之相愛偶碩人正義之荅偶皆一也下文云尊貴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三

五

志臨國氏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為伯其封

域在兗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為濟

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



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荷澤被孟猪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在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于太伯脾立卒于仲君平立卒于官伯侯立卒于孝伯雲立卒于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

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為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鵙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上音浮下音由渠畧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

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疏**焉。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

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眾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略也互以為與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略也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黼黻云會五綵鮮色也渠本或作蝶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螺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箋云歸讀下朝夕字張遙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難乃且反**疏**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與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脩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任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絜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為之憂矣此

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蛤蜊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藜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猶好噉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畧俗本作渠蠖者誤也。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采采衆多也。**疏**傳采采衆多。正義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為衆多楚楚於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貌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箋云掘閱掘地解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

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箋  
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下同。疏。掘地而出皆鮮闔以與昭公羣臣皆  
音稅協韻如字。○說。又生其羽翼為之脩飾以與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  
夕變易衣服而為脩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  
憂之言我心為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依  
而說舍乎言小人不不足恃也。傳掘闔至鮮絜。正義曰  
此蟲土裏化生闔者悅懌之意掘闔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  
鮮闔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箋掘地至深衣  
。正義曰定本云掘地掘闔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  
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闔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  
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  
也。衣裳即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  
也。鄭又自明已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  
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  
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  
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  
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

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  
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  
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  
案喪服記公于為其母麻衣繅綠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  
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為而彼注以麻衣為  
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言公之昆弟則  
父卒矣。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麤  
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  
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候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疏。候人四章章四  
下篇同遠于万反下注同好呼報反。○疏。句至人焉。正  
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  
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  
遠君也。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揭祲  
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何可反又音何。彼其之子  
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及市朱反。○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

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

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弗祭

服謂之芾沈又甫味反朝直遙反下在朝同緼音温何烏本

反赤黃之色黝於糾反黑疏彼候至赤芾正義曰言共

色珩音衡以上時掌反彼候遠君子曹之君子正為

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役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

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之上言賢者之

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

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傳候人至候人正義曰夏官序云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

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

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役謂作候人

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

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

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

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

戈與被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

之職則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

之職則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

賢者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

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

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

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

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於國之賓客以路

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為前驅而

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

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

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奸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

同故異官也戈役須人擔揭故以荷為揭也考工記廬人云

戈秘六尺有六寸父長尋有四尺戈受俱是短兵相類故也

且殺字從受故知殺為受也說文云殺受也不刺遠君子而

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

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

唯為候人故以官言之傳彼彼至乘軒正義曰桓二年

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

詩流之三

五

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鞞二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鞞珩再命赤芾鞞珩三命赤芾鞞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鞞尊服異其名耳鞞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珩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維

**稱其服**

箋云不稱尺證反注同

稱尺證反注同

**疏**

維鵜至其服。毛以

**鵜在梁不濡其翼**

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

**彼其之子不**

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別義具箋。傳鵜洿至翼乎。正義曰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朴曰今之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洿河陸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鵠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洿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箋鵜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味鵜也。味鵜救反徐亦非其常。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又都豆反。味鵜救反徐尺稅反又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也。箋云遂猶久角反鳥口也。薄於君也。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蒼兮蔚兮。薄古豆反。疏。以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蒼兮蔚兮。南山朝濟。蒼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濟升雲也。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

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變兮季女斯飢。人少貌變好貌季

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蒼兮至斯，飢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與為大雨，以與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變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蒼蔚至升雲。正義曰：言南山朝，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蒼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齊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齊升雲也。箋：蒼蔚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蒼蔚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傳：婉兮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貌。變為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云：總角，非兮非，是幼稚故傳以婉變並為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牽云：思變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為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興，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疏**。音尸。

本亦**疏**。鳴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在位無君子者，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鳴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鳴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鳴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儀，義也。善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儀，義也。善莫音暮。下上時掌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儀，義也。善

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疏至結

兮正義曰言有鳴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

亦當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

曹君用心不均也傳鳴鳩至如一正義曰鳴鳩結鞠鞠釋

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

平均如壹蓋相傳為然無正文箋淑善至如一正義曰

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如不以散如物之

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鳴鳩在桑其

心蘊結又為憂愁不散如裹結與此同疏

子在梅飛在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

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弁皮彥反騏音其纂文也說文

作璩云弁飾也往往置玉也或亦作璩音其稱尺證反疏

鳴鳩至伊騏毛以為言鳴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

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與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

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

絲為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

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為之

璩以玉為之餘同傳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青黑

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

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服則

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

經又是弔因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

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

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藻說

駢當作璘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璘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駢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駢不破駢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駢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駢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駢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璘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駢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此駢弁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駢弁執兵衛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駢當作綦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也○

武他得反疏傳忒疑○正義曰釋言文○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言任為侯伯○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壬○疏箋執義

任為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其非禮也是

諸侯之長○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

中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思治直吏○疏下泉四章章四

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

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

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

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洌彼下泉浸彼苞稂也興者喻共

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興者喻共

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洌音

寺流上之三

九



列寢本作浸子鳩反稂音郎  
徐又音良漑古愛反著音尸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  
疏彼  
至周京。正義曰冽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  
民不堪侵刻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寤寐  
之中覺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  
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冽寒至而病。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水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  
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  
也泉之所浸必浸其稂木故以苞為本稂童梁釋草文舍人  
曰稂一名童梁郭朴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  
則稂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不  
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  
者故非灌漑之草得水而病。箋興者至之屬。正義曰以  
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  
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  
草此不宜獨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著

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箋愾嘆至明者  
○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嘆息之  
聲是愾為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  
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  
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  
必以大眾言之是說天。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好乃反  
子之都名為京師也。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好乃反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好乃反  
我寤嘆念彼周京師其其黍苗陰雨膏之。其其美貌  
反又薄雄反。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侯也諸侯有事  
膏古報反。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  
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疏凡其然盛者黍之苗也此  
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  
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為伯以恩德勞來  
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  
其文義則同。傳郇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  
詩疏七之三

伯爵故言郇伯也知郇為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  
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  
為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  
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伯述職大有巡功服  
虞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  
述職之事也。箋有王至之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  
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  
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  
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  
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  
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  
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  
原豐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為州伯有治諸  
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  
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  
大公畢公為之無郇侯者知為牧下二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毛之三

詩疏卷第七



書中經禮藏本精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七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曹譜

被孟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孟當作盟陳譜作明豬正義云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是正義所引尚書作盟之證

曹之後世閩本明監本毛本曹上誤衍一○案毛鄭詩考正亦誤以此下共廿一字為鄭君語

十一世當周惠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上脫○是也

子宮伯侯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宮誤官是也

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弼云前陳譜疏云除相公一及此人字亦當作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是也考邶鄘衛譜正義云又不數及商頌譜正義云除二及皆可證

○蜉蝣

昭公國小而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國小而迫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譜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今考集注是也譜正義云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鳴鵙在其閒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是而去此序昭公字耳

掘閱掘地解小字本相臺本解下有閱字閩本明監本毛初掘地而出皆解閱又云定本云掘地解閱釋文解閱音蟹下同與定本同也

掘地而出皆鮮闕補毛本同案鮮當作解下鮮闕並同

○候人

而好近小人焉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好字後改有案釋文以而好作音是其本有好字正義云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當是其本無好字初刻出於此

候人道路送賓客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一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送下有迎字案正義云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依正義當有此字

荷揭戈與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何正義作荷何荷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經作荷誤采所易之今字釋文何戈何可反又音河

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

知用享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利誤知祭誤享非也正義所引易自如此祭祀本或作享祀見易釋文

所謂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鞞誤鞞以玉藻注考之浦按是也

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  
浦鏜云二其字一譌下一譌上  
非也盧文弨云不必拘本文是也

遣衛夫人以魚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遣誤  
遣是也

僖十八年左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上浦鏜云脫  
二字是也

形如鶚而極大閩本明監本毛本鶚誤鵠案此因十行  
本別體俗字作鵠而然

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  
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

弱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云伯仲叔季則  
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彊女弱又標起止云至弱者其  
自為文者不可據意必求之當云季少子女弱者又季少  
子見陟岵傳也

則下民困病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矣  
字案無者是也標起止云至困病可證

天者無大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若因剗改  
而與下互譌也

故知蒼蔚雲興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若當作者因  
剗改而與上互譌

○鳴鳩

其儀一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一字是壹之假借  
騶虞經壹發五狃又以壹字為一之假借此序中

不壹字凡二見唐石經以下各本同用正字也序用字不與  
經同如采薇之昆雲漢之裁皆可見傳箋亦作一標起止可  
證正義易而說之乃皆用壹字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上箋  
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

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上當脫箋云二字  
今考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

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閩本明監本毛本  
同案十行本用心

至其心剗添者三字此當作用心既如壹兮其堅固不  
變剗添如壹及心字皆誤

刺曹君用心不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刺誤既知二字  
案此十行本始剗者譌一字為二

字山井鼎云宋板作刺最是彼所見刺字重刺而又正之也十行本屢經剗改者如此  
謂如不以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謂固不可散

騏驎文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驎文也釋文伊騏

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驎馬之文也此與小戎正義詳略互見耳如者如騏驎馬之文也又正義下引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璆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為長是此傳釋文正義孫毓評皆是騏驎文也今各本皆誤標起此傳騏驎文亦當是後改釋文綦字舊或誤纂今正詳後考證○按說詳小戎

騏當作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作璆音其是釋文

詩孔疏詩皆依綦字今考正義本箋亦是璆字見下與釋文本同當是用此字以別於傳綦文也其引周禮而說之用彼注作綦

言皮為之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為當作弁

會逢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縫誤逢下同是也

玉用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下浦鏜云脫三字是也

綦常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上當有玉字因上句末王字形近而脫去也

故知騏當作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當作璆上文云鄭唯其帶伊騏言皮弁之璆又云知

騏當作璆此二璆字據箋言之可證也

正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傳言正長釋訓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訓當作詁

其非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討罪誤其非是也鴻鴈正義引作討罪魯頌譜正義引同

○下泉

冽彼下泉

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冽作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冽音冽寒也唐石經本此正義云字

從冰相臺本所據改也東京賦李善注引此作泐詩經小學

云字從火列聲又見大東  
稷童梁小字本相臺本梁作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梁字誤也爾雅作梁此釋文及大田亦或誤見六經

正誤  
測彼至周京閩本明監本毛本測作測下同案所改是也

浸彼苞稷之草明監本毛本草下衍也字閩本刻入

字從水閩本明監本毛本水作冰案所改是也大東正義可證

必浸其稷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稷當作根形近之

甫田云不稷不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甫謹云大誤甫是也爾雅正義即取此正作大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二  
附七月詁訓傳第十五陸曰幽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

邠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邠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為幽公憂勞民事以此敘已志而作七月鳴鴉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為幽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幽譜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

子不窋立卒于鞠陶立卒于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邠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邠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邠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幽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邠邑縣有幽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邠邑也言自邠而出者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邠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

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奔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事皆詳悉自郤徙幽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尚往來郤國至公劉而盡以郤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是也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為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適幽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幽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幽度其原隰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

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早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公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幽之時教民以蠶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



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什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大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俊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繇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詩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變風焉○正義曰金滕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大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

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為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為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名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名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豳風故鴟鴞以下亦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并為豳風故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業於是周公為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

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  
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七月鳴鴉是  
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  
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六  
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  
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  
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  
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  
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  
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  
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  
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  
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  
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  
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  
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  
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  
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  
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

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  
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  
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為太宰以右王  
室周公既為太宰武王初崩搃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  
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  
耳按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替而練二  
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  
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  
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  
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  
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  
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三年後也上  
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  
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是二年秋也此秋承於後之下  
於後既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  
逆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  
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  
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

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名誥論  
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名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  
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  
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  
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來朝迎於郊注云  
孟迎也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  
入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  
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  
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二十三也武王崩年十  
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初出居東二  
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  
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  
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已志則七月之在出居二年之  
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  
三年金滕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  
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  
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  
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  
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  
金滕之前知者若在雷雨大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

獨刺羣臣若啓金滕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  
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  
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金滕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  
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  
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  
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  
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  
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  
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  
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  
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也非是六  
冬行而云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  
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  
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  
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雷為大師  
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

詩卷八之二

五

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斝與鴟鴞同年東  
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斝破斧東山  
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  
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  
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  
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滕之文其意皆異於鄭  
金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為居東二年既為征伐  
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  
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  
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  
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  
言王肅金滕注云文王十五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  
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  
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祀作樂出入  
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名誥洛誥致政成王  
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  
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

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  
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  
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  
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  
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  
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  
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年八十七也金滕云  
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  
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  
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滕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  
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  
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  
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即遭流言作大誥而  
東征也金滕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  
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  
之位六年制祀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祀作樂至六年而成也  
東征實三年金滕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  
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  
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名誥皆在七年者以名誥

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  
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鬼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名誥同時故知三篇  
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  
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  
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  
四武王崩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  
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之崩之明年成王十四  
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  
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  
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  
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周公之東乎  
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  
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  
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  
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  
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山之  
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

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  
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  
傳意必然以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  
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八稱孟侯此等  
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如字疏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  
下同疏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  
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  
稷及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  
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  
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己志經入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  
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之先公劉大王之  
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  
故以后稷冠之艱難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  
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

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  
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  
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  
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  
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  
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  
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  
先王以謙謙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  
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說避居之意  
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  
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案鴟鴞之傳  
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此說案鴟鴞之傳  
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  
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  
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  
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  
穫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  
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  
衣褐為急三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為急故陳人耕饁  
之事人之為衣絺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  
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  
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  
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絳  
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絺帛為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  
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絺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  
章陳女功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  
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  
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  
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  
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  
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己志言己之  
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  
服飲食首章為其摠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  
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績績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  
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  
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  
故可舉寒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衣

言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  
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  
農隙乃為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  
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  
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  
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  
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  
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  
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  
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男功之助欲令  
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  
成一冬之功正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及冬初乃止男  
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  
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  
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  
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  
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  
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  
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  
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  
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  
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  
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  
有異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  
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火也火一之日鬻發  
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鬻發

之日周正月也鬻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  
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  
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鬻音必說三之  
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鬻鬻音必說三之

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

至喜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  
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峻田大  
夫也箋云同猶俱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  
饁來至於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事

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相音  
似。熾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峻音俊。喜王中。毛如字。鄭  
作饋。尺去反。下同。夏戶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  
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愧反。饜式亮反。又為于。僞反。  
七月至。至喜。○毛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  
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  
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日  
有。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  
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續  
也。又。商人從君之教。三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  
足而耕。俱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  
田。峻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幽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  
周。公言己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峻至喜言田  
峻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傳。火大火至。冬衣矣。○  
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  
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  
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  
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  
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

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  
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  
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  
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  
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  
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  
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  
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  
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  
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  
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  
昴星。居其中。每時。摠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  
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  
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  
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  
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  
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  
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



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四月，即十一月，至夏之二月，建卯之月，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以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蓂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日數之初，始不以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碎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建寅之月，乃是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

故以虜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褐毛爲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正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績衣。絲蠶爲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傳三之日，至大夫。正義曰：子訓於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耒耜，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耒耜，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幽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荅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爲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爲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皆然也。陸績釋詁：文孫炎曰：髓野之餉，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九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峻，正職故直云田峻。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

以樂田峻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  
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  
得以爲酒食當謂田峻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箋喜讀至  
成之。正義曰箋以田峻至喜文承儲彼之下若是喜樂其  
事便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儲彼之下而說田  
峻喜乎儲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儲儲酒食釋訓  
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儲雖  
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  
嫗壟畝草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  
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祀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  
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飧何獨田峻之尊不可爲之  
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  
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箋云將言女功之 **春日載**  
**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  
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  
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  
蠶始生宜穉桑。離本又作鷲作 **春日遲遲采芣苢**  
鵬同力知反穉直吏反本亦作稚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遲遲舒緩也芣苢白蒿也所  
以生蠶祈禱衆多也傷悲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  
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  
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  
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隨風。祁巨之反一  
音上之反 **疏** 七月至同歸。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  
殆音待 **疏** 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  
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  
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  
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  
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芣苢以生蠶者祈禱然而衆多  
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  
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  
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言始與  
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  
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遠之言故知懿筐  
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徑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

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遇春暄則四體舒泰  
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  
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  
體褊燥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  
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藜藿蒿  
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藜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  
也今定本云藜藿也白蒿所以生藜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  
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  
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  
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  
說者皆以爲生始然則胎始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諸  
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爾公之  
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爾君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  
民同時歸也。箋春女至爾風。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  
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爲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  
而無陽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爲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  
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  
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卽言與公  
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  
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

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  
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  
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  
言是謂爾國之風詩也此言是爾風六章云是謂爾雅卒章  
云是謂爾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書擊土鼓吹爾雅擊土鼓以  
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爾雅擊土鼓以  
樂田峻國祭蜡則吹爾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  
必有其事此詩題曰爾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  
言爾雅頌頌則爾詩者是爾風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  
言詩詩摠名也是有爾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爾詩  
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  
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  
俗故知是謂爾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  
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爾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  
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爾頌也籥章之注與  
此小殊彼注云爾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  
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燔發之類是也又云爾雅  
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  
類也則亦以首章爲爾雅也又云爾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

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為函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為說也以其歌函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函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函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為風也鹿鳴陳燕勞伐事之陳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為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為頌然則始為風中為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為三體周公陳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函公之業成故使王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韋鬼反藪五患反葭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下同  
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萑戶官反葦也。葦葉反藪五患反葭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下同

**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荷彼女桑**  
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荷女桑黃桑也箋云條桑枝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條徒彫反

注條桑同又如字沈暢遙反斨七羊反荷於綺反  
徐於宜反登曲容反說文云斧空也黃徒兮反

**鴟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鴟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云反暴蒲卜

**疏**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反染如段反。疏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豫蓄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荷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解之桑不枝落者以繩荷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鴟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

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繒則染為玄則染為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為公子之裳也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傳藪為至為曲。正義曰釋草云蒹藪樊光云蒹初生蕙息理反藪色海濱曰藪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

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莢長大為薈成則名為薈初生為葦長大為薈成則名為薈  
葦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  
蠶事則葦葦為蠶之用故云豫畜葦葦可以為曲也。箋將  
言至於此。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為裳故云自始至  
成也。傳斯方至葦桑。正義曰破斧傳云隋登曰斧方登  
曰斯然則斯即斧也唯登孔異耳故云斯方登也此蓋相傳  
為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斯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  
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  
之曰掎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  
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取  
周易枯楊生葦之義葦是葉之新生者。傳賜伯至纁裳。取  
正義曰賜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賜樊光曰春秋云  
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賜也。以夏至來冬至素  
郭璞曰似鵲鵲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

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  
賜賜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  
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  
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緌注云染  
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緌矣凡玄色者在緌之間其  
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緌矣凡玄色者在緌之間其  
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入謂三  
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  
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  
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為四入也三則為纁四入  
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  
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為光明也易下繫云  
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  
地色黃故玄以為衣裳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  
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  
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箋伯勞至者說。  
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  
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  
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鳴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  
于耜舉趾下云載纁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幽

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  
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  
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  
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鴟皆以  
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  
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豳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  
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  
此云十月墮穉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摠至其皆入室此云  
曰為改歲人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  
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  
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  
餘後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  
田晚也七月鳴鴟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鳴鴟晚也上傳言  
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  
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  
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  
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  
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  
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

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  
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不染當及盛暑  
熱潤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  
玄則史傳聞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  
夏翟羽毛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  
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四月染也實  
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  
之染色作裳是為衣之終故後言之言蠶績所得民亦自衣  
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  
為民之裘而狐狸云為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

**月秀蓼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墮穉**  
不蒙而實

草也蜩蟪也穫禾可穫也墮墜落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  
黃秀蓼其是乎秀蓼也鳴蜩也穫禾也墮穉也四者皆物成  
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蓼始。蓼於遙反蜩徒彫反穫戶  
郭反下同墮于敏反穉音託蟪音唐墜直類反蓼音婦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于貉謂取狐狸皮也

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厚居孟冬  
此者時寒宜助女功。貉戶各反獸名狸力之反獸名搏皆



之以待王時服用頌賜故也。箋于貉至女功。正義曰以經狐狸以下為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為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裘。虞云狸製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狸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為正女功。皮裘為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續繼至私之。正義曰續繼功事皆釋詰文。從入私。公則豨大豨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其同至曰豨。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季冬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豨亦非三歲之稱。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豨為一歲之名。則豨亦非三歲之稱。釋獸文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麕箋意蓋以麕為鹿。麕有力者也。五

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螞蟴也莎雞羽成而振訊

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蟬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寸忽反。穹室熏鼠塞向瑾戶。穹窮室也。北出。闢也。瑾塗也。庶人葦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穹起弓反。室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闢也。韓詩云北向。窓也。瑾音音。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觀牖音酉。葦音必。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發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瑾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為上音。越下音。于偽反。一讀上而。疏。五月至室處。正義曰言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為。疏。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充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瑾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幽人又告妻子言。已穹室瑾戶之意。嗟乎我之婦

詩疏卷之二

大



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發粟烈大寒之時當  
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爲此也。傳斯至訊之。正義  
曰斯螽蟪蛄釋蟲文又云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  
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  
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  
六月中飛而振羽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七  
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  
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  
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  
婉其文也。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  
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穹窮至葦戶  
穴也。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  
牖屬此爲寒之備不塞南窓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謹戶  
明是用泥塗之故以謹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葦戶儒行  
注云葦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曰爲  
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  
室謹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  
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  
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

歲之後方始入室若揔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  
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  
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  
之意故云入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  
之女功止故告婦子。六月食鬱及苡七月亨葵及菽  
令之入室避寒也。

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夔夔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旣以  
鬱下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  
雅。夔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音卜反  
注同介音界棗大計反夔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老  
刀反釀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  
瓠之畜麻實之繆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

以助男養農夫之具。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苴七餘反茶  
音徒樗勑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繆素感  
反。疏 六月至農夫。正義曰此鬱苡言食則葵菽及棗皆  
食之也。但鬱苡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

詩疏八之一

元

食棗當刺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獲稻作  
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菓葵  
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  
食之矣。傳鬱棗至豪眉。正義曰鬱棗屬者是唐棗之類  
屬也。劉禛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  
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棗生高山川谷  
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棗則與棗相類故云棗屬菓  
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  
百一十四株菓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菓李即菓二者相類而  
同時熟故言鬱菓也棗須樹擊之所以刺為擊也春酒凍醪  
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  
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釀  
酒也昔酒今之香久白酒所謂舊醪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  
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  
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箋介助至幽雅。正  
義曰釋詁云介右也右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為助也鬱下及  
棗摠助男功穫稻為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為正  
男功果實菜茹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箋壺瓠至惡木  
。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  
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

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  
樗唯堪為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茶  
以為菜樗以為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  
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  
羹菜其在田收穫者。九月築場圃。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猶納倉以供常食也。羊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反圃布古  
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場直  
反一音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後熟  
如如豫反。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曰重  
先熟曰穆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重直容反  
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穆  
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菽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穆音六本又  
作種音同說文云種或從穆後種先熟曰種困丘倫反。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人為上出為下箋  
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晝爾于茅宵爾  
是時男之野功畢。上時掌反注同。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  
絞索以待時用。索素落反綯徒刀反絞古卯反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

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反反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  
于公社。亟紀力反定都佞反。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納禾稼  
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困倉之中粟  
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  
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  
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  
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  
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爾公又其始為民播種百穀之  
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趁時也。鄭  
唯以乘為治謂急治野廬為異餘同。傳春夏至為場。正  
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  
中為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  
樹菜果則謂之圃踐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  
場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踐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烝民云  
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為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為茹  
。傳後熟至曰穆。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  
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

相傳為然無正文也。箋納內至困倉。正義曰宅在都田  
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  
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  
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  
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  
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苡梁之輩皆名為禾麻與  
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摠諸禾也此文  
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箋既同至力畢。正義曰既納  
困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為事經當云執於  
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官功不為公字於是  
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官功。傳綯絞  
。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綯繩之絞也。傳乘升。正義曰  
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其上故為升也。箋亟急至公  
社。正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  
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  
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  
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  
與播種者為始與穀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  
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為之祭  
非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

為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為來年鋤耨而止舍月令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  
祖五祀注云此周祀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  
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  
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  
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幽公之政指言公  
社以諸侯之事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  
不得祭天故也

**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  
林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

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  
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  
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  
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祀教備  
也。鑿在洛反冲直弓反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朕  
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艸非復音福覲徒歷反祭司寒  
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  
劣反爾雅云清也三蒼云掃也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朋  
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

**酒斯饗曰殺羔羊**

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  
問於政事而饗羣臣。滌直歷反掃也曰音越或人實反非  
縮所六反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公堂學  
問音閑

所以誓眾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  
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幽頌。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  
本或作兕觥號彭反本亦作觥疆居良  
**疏**二之日至無疆  
反或音注為境非校戶教反樂音洛

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冲冲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  
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  
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万物者是露  
為霜也十月之中掃其場上粟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  
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祀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  
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為殺羊乃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  
兕觥之爵以誓告眾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幽公使得萬  
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為民所慶賀也鄭  
以為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  
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為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  
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  
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月令季冬冰

詩疏八之一  
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  
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  
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  
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  
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為冰室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  
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彼  
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  
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  
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為冰體不得為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  
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  
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荅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  
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  
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  
蔟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為律夾鍾為  
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  
箋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  
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  
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  
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

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  
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  
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觀而出之謂日行  
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  
在畢十二度昴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去昴星之  
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  
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  
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神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  
是乎善用之乃祭禮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  
客食喪有祭禮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  
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  
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虔如此知鄭不與同者  
以鄭荅孫皓云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  
是也鄭以鄭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  
西陸為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  
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  
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  
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

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為此頌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到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此已破引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凌人凌人凌人凌人凌人凌人凌人主為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啓之禮言夏頌冰者凡言時事摠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四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祀教備也

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祀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祀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箋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也

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幽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樽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夫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傳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眾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箋於饗至幽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悌之道黨之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

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一

四

毛詩注疏卷第八

詩疏八之一

古詩注疏校勘記

黃中栻纂

毛詩注疏校勘記 八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幽譜

以此敘已志

補案此當作比正義以比序已志又以比已身序已志皆可證

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也是也

由其積德勤民

閩本明監本勤誤愛毛本作並誤山井鼎云乃改之互換其處是也

俱是先公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俊誤後下明是念其俊者同閩本監本毛本俱改則

後成王迎之反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浦鏜云而誤是也正義云是成王迎而反

之可證

主意於幽公之事

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王當作主物觀補遺不載據

宋板皆失之



主意於幽公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損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誤也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閩本明監本毛本一作三案文王正義作一可證此改刻補損而誤

於四方諸來朝

明監本毛本諸下有侯字閩本無案有者是也采菽正義引有

故迎周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鏜云欲誤故是也

非是六軍之事

補毛本事作士按士字是也

必然以否

明監本毛本以誤與閩本不誤案以否正義中常語而不知乃改之

○七月

無怨於我先王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怨於當作以告

古者避辟扶亦反譬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扶亦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

例如此考此正義所言知采菽正義必當易辟為僻全盡作辟者後人依注改也此類多矣○按自為音未必

雙行小字

故毛讀辟為辟

明監本毛本下辟字誤避閩本不誤案此即上扶亦反字

諸衣言裳避寒之事

補案衣言二字當倒

其助在成一冬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其助在成冬一之日冬一字誤倒日

誤月

二之曰栗烈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栗烈並如字下泉大東正義皆引作二之日

栗冽云字從冰此正義云有栗冽之寒氣以下皆作烈猶引白旆英英而本詩作史史也又五經文字下部有栗字是栗亦有從欠者今考毛氏詩多假借字當以釋文云如字者為長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亦其證○按詩經小學全書考栗烈當為凜冽其說甚詳今坊間所行乃刪本耳

感發風寒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有感發之寒風又云故以感發為寒風考說文云凜風寒也

用此傳正義下云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則作風寒者是也  
有聲發之寒風自為文而倒之也其故以聲發為風寒不  
當倒乃後來所改也釋文聲發下云寒也有誤詳後考證  
考文古本作寒風采正義而誤

正中在南方大寒明監本毛本寒下有退字闕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吳志孫皓問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鄭困學紀聞嘗正其誤是當時本已作吳矣

前受東方之體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當作禮形近之譌禮即謂月令也

又復指斥其一之日闕本明監本毛本日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此篇說文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當設字誤是也

衣絲蠶為重補闕本明監本毛本衣下有事字案十行本損今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

誤也

當季冬之月闕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以字闕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當以孟春之月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衍字是也

自三百以外闕本明監本毛本百下有里字毛本三作二案所補所改皆是也

故直云田峻大夫闕本明監本毛本峻下有田字案所補是也釋文峻下云田大夫也

故又本作此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作於考文古本於字亦同案於字是也

鹿鳴陳燕勞伐事之事闕本明監本毛本伐事作羣臣案此誤改也伐事當作戌士伐

戌形近之譌十行木士事不別也通鹿鳴以下言之不專指鹿鳴一篇下文王亦然

八月萑葦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萑後改葦案葦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葦戶官反從甘下葦今經或相

承隸省草作葦正謂此也釋文葦戶官反○按說文有葦有葦葦者葦之類也从艸萑聲葦者鳥名从艸佳聲音

字蓋用萑雀字為段借非用葦艸字也葦艸字从艸佳聲音追

猗彼女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猗彼於錡反徐於宜反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猗之然，猗角背，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考此是說傳角字之義，又以爲猗之言，猗也。故并說之，非正義。本經傳皆作猗也。末曰猗，仍當作曰猗，乃不知者改之耳。或因正義中字譌遂并疑此經當作猗者，非也。正義上文云：猗，束彼女桑而采之。又云：以繩猗束而采之也。皆作猗，不作猗。猗字在小弁經正義不引，亦其證。

條桑枝落采其葉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落下剗添之字小字本相臺本有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條下云枝落也不備取耳與葛覃漢賁也正

七月鳴鵙 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鵙作鵙案唐石經是也五經文字云鵙伯勞也與說文合可證也

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華字皆當作葦今爾雅自石經以下各本皆作華者字之誤也此正義所引本不誤故下文云成則名爲葦也 亦不誤

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弼云白露爲霜當重非也讀以霜字斷句之時二字下屬之時者是時也

具曲植筐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筥字誤倒是也

傳斯方至黃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黃當作柔

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柔當作葦

言如爵弁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弁當作頭

土記位於南方

閩本明監本記作寄毛本剗改記案皆誤也當作託周禮染人疏可證

其餘後可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當從字誤是也

當及盛暑熟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熟誤熟是也

四八月染也

補案四當作非

十月隕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頌後改隕案初刻誤也

于貉往搏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舊音付車攻篤公劉釋文同又無羊釋文云搏音博亦作捕音步考正義云一日往捕貉取皮又云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是正義本作捕字都人士正義引于貉往捕貉亦其證如周禮小司徒注伺捕小司寇注司搏也。按搏捕古今字此正義作搏正義易字而說之也

釋蟲又云蛻寒蛻

閩本明監本蛻作蛻毛本誤作蟬案山井鼎云爾雅作蛻是也

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久誤冬考掌皮注浦按是也

箋七月至卒來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下有自字案所補是也

既以鬱下及棗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作奠案下者謂奠葵菽也改作奠者誤正義云鬱下及棗摠助男功可證

劉楨毛詩義問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劉公幹毛詩義問十卷楨當作楨

晉宮閣銘云華林箇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箇作園案所改非也箇即園字當是正義依

彼文引之也不得以字書不載而改去

棗須樹擊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樹上有就字案此誤補也樹當作擣即擣字見集韻又列女傳手自擣即漢書之手自擣也今本亦有誤為擣者皆因不識此字。按此殊附會剝棗即今之撲棗也剝讀為撲觀釋文自明撲者扑之俗扑者支之變正義樹字當是撲之誤

必有豪毛秀出者

毛本豪誤毫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文古本因此并改箋作毫失之甚矣

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自作耳考文古本同案耳字

是也上屬斷句

上入執宮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執下有傍添於字案旁添誤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經當云執於宮

詩疏之二交勤記

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為公字考此傳箋皆無公字之訓箋云執宮中之事與上載續武功傳功事也相承當以定本為長正義於字是自為文傍添者誤取之

七月定星將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七作十考文古本同案十字是也

場圃在園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東山云町疇鹿場

明監本毛本疇誤疇閩本不誤案彼經唐石經以下皆作疇

則是訓功為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功當作公下故入之執於宮功同

祭非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下有民字案皆誤也當作非民祭也十行本衍上祭字脫民字閩本以下補仍衍上祭字

冰盛水腹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腹作復案釋文云復音福正義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腹厚也爾雅文鄭彼注用之正義本當是腹字月令釋文云腹本又作復此釋文或作腹詳後考證考文一

本作復采自月令釋文耳

祭司寒而藏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正義云加司字以足之其所說最得左傳及此箋之意或作本誤依傳刪失之矣

滌場功畢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滌下有埽也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饗者鄉人以狗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昭云饗者下脫鄉人飲酒正義有說文同今考正義中所云飲酒皆推傳意如此非正義本傳中有鄉人飲酒四字而今脫去也正義云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又云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二者皆推其意傳之無飲酒猶箋之無大飲其明證矣說文自解饗字從鄉之義非取此傳成文也不當補○按段玉裁云細讀正義知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奪落數字古書類然且如上文傳埽也既依正義補入矣何此正義確可據者獨不可依乎若云箋中無大飲字

豈正義文不得略有參差乎段云是也

疆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疆下云竟也或音注為境非正義云疆是境之别名即釋文所云音竟為境者故上文易為境字而說之云無有疆境之時也又云定本竟作境考楚茨及甫田箋意當以正義音境為長考文古本作境采正義

此亦得為凌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而

賓客食喪有祭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賓客食享喪浴祭祀每二字為一句所以解賓食喪祭四事也

給賓客喪祭之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客當作食此字之誤耳考文古本因此改箋食亦作客失之矣

此引之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到作倒案所改是也正義俱用倒字此壞耳

鄉人雖為鄉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鄉當作卿是也

其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作亡形近之譌也今月令注不誤山井鼎依彼文是也

烝謂特牲體謂為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烝謂折牲體升為俎折字升字譌而不可讀今月令注烝作燕特作有無體下謂亦皆誤耳山井鼎依彼文非也又云宋板特作有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燕禮當重是也

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士誤夫以儀禮考之是也大字斷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二

七

毛詩注疏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之反下吁矯反鴟鴞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

疏

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正義曰此鴟鴞

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

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  
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  
則不得為怡悅也。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  
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  
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  
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蓋為成王所得怡悅  
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取正  
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鄭讀辟為避以居  
東為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  
欲攝政之意訓怡為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  
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  
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  
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  
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  
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  
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鴟鴞鷓鴣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之

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  
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  
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  
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大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  
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  
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請公此之由然。鷓乃丁反  
郭音甯鷓音決鷓鴣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用反大  
平音泰鷓本又作鷓如注反請在笑反 **恩斯勤斯孺子之閔斯**恩愛鬱  
也雅子成王也箋云鴟鴞之意殷勤於此雅子當哀閔之此  
取鴟鴞子者言雅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  
亦宜哀閔之。鬻由六 **疏**鴟鴞至閔斯。毛以為周公既  
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 **疏**鴟鴞至閔斯。毛以為周公既  
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  
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  
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  
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  
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為我雅子成王之病



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為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  
公為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  
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  
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  
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  
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閱之不欲  
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  
閱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  
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為辭耳閣下斯字箋傳皆為辭  
耳○傳鴟鴞至周室○正義曰鴟鴞鴞釋鳥文舍人曰鴟  
鴞一名鶡鴒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鶡鴒陸機疏云  
鶡鴒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紮之如刺  
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鶡鴒或曰巧婦  
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  
之機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亡此子  
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  
傳以此詩為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箋重言至由然○正  
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箋重言至由然○正  
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  
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

金滕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滕注云謂  
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  
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與為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  
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滕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  
敢請公是有請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請公此之  
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滕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  
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欲請公之意作此詩欲以  
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請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  
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請  
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事亦可明未悟  
故欲請公既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  
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其存成王無所誅  
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其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  
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有誅不得云無  
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  
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滕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  
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  
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辭實欲冀  
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  
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為愛釋言云驚

雅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為稚也閔病釋詰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箋鴟鴞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與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滕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也。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追及斥王也。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追音待徐又勅改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檉桑皮也者同綢繆上直。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箋云我至苦矣。雷反下莫侯反。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恚於季反。疏。追天至侮予。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剥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

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不得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借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意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傳追及至桑根。正義曰追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為剝也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與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與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至絕奪。正義曰箋以此為諸臣設請故亦為與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竟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予手拮据。



音曉 翹危也。曉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也。風雨喻成王也。音曉，然恐懼，告愬之意。疏：子羽至，曉也。風雨喻成王也。音曉，然恐懼，告愬之意。疏：子羽至，曉也。為鴟鵂言作巢之苦。予羽譙然，而殺子尾，消消而敵，手口既病，羽尾殺敵，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鵂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子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子是以維音之。曉，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曉，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也。鄭殺弊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曉，曉曉喻告誅之意也。傳譙，譙殺消消，敵也。正義曰：本消消作條條也。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敵也。定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曉，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曉，然而懼。

鴟鵂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金滕之書親迎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志仲美而詳之。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疏：東山四章章說音悅下同。滕徒登反別彼列反伸音身。疏：十二句至東山乎。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

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羸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酒壚  
穹室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  
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  
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  
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閱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  
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閱其勤勞則民皆喜悅  
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忘其死也其勤勞則民皆喜悅  
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  
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摠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  
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  
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  
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滕云  
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王執書以泣  
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  
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  
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  
夷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  
政懼誅因遂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  
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  
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  
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  
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  
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  
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  
也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  
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我徂東山惓  
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我徂東山惓  
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惓言久也濛雨貌  
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  
濛然是尤苦也。惓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 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  
念西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猶無也女制彼裳衣  
為于偽反 詩疏八之三 七

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  
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鄭注周禮云枚如著橫銜之於口為繒絜

於項中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 蝟蝟者蝟絜

在桑野 蝟蝟者蝟絜也絜音蠶也箋云蝟蝟然特行久  
玄反蝟音蜀絜之承反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  
大千反從冗下真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云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 疏 我徂至車下。毛以為  
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伐四國恒惛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

落勞苦之時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  
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誅誅

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  
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

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蝟蝟然者桑中之蝟蟲常久在桑野之

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

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閉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  
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

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  
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箋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皆

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  
之辛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

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  
皆同也。傳公族至之喪。正義曰幾法也謂以法得死罪

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誓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  
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

掌田野之官縣而益殺之曰誓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  
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是其

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  
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

而悲也。箋我在至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  
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

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  
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

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傳枚微。正

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街枚而進，注云：枚如箸，街之有繮，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是枚為細物也。箋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陣街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蝟蝟至，烝實。正義曰：釋蟲云：蝟，烏蝟，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虫似蝟，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實，釋言文彼作塵。箋：蝟至塵同。正義曰：蝟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實也。故轉實為久而釋，詰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實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我

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

燿宵行。果羸，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跗也。町疃，鹿迹也。然令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說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夙，蛸所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說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夙，蛸所交反，郭音蕭，町他典反，或他頂反，字又作疃，音同，疃本又作疃，他短反，字又作疃，熠以執反，耀以照反，括古活反，沈委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疃，起宜反，今詩義長，疃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居綺反，疃洛刃反，字又作疃。螢，惠丁反，令力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繫，繫呈反思，息嗣反。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疏：傳果羸至螢火。乃可為憂，恩。繫於奚反，又作繫。疏：正義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如瓜，藥形，兩兩拒，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辨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跗，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跗，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跗，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跗，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疃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竝為螢以螢火為燐非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

**征聿至**垤螳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

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掃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鶴本又作翟古玩反垤田節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埽素報反螳本亦作蛾又作蟻魚綺反好呼報反拚甫問反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

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敦徒丹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溲力菊反眾新也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辨盧遍反又白莧反說文云瓜中實也沈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疏鶴鳴至三年○毛薄閑反以為上四句說歸

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閱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辨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辨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眾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傳垤螳至而喜○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螳小者螳舍人曰蚍蜉即大螳也小者即名螳也然則螳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溼鶴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螳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螳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自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尼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



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傳敦猶至又苦。○  
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  
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  
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箋  
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  
苦在久不在眾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為久析薪是分裂之  
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我徂東山惓惓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為于偽

反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

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黃

其儀。○樂音洛下同。親結其縵九十。○黃

其儀。○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

繫佩帶其鳩反悅始銳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言久

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疏。倉庚至之

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疏。何。○毛以

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

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與歸士之妻初昏

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

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縵九種十種其威

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

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何也。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

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為記時言歸士之妻

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

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

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箋

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令仲春倉庚以

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為嫁娶之候歸

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為昏此義必異

於鄭宜以倉庚為與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

有白處舍人言駟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駟赤色也。傳縞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褱謂之縞縞縹也。孫炎曰褱中郭璞曰即今之香縷也。褱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褱。縹縹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縞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褱爲中失之也。母戒女施衿結褱士昏禮文彼注云褱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縷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縷也。衿不在身故言施衿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褱證此結縷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縞爲中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縷皆佩容臭郭以縞爲香縷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褱此言結縷則縞當是悅非香縷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至之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褱曰勉之。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戒之申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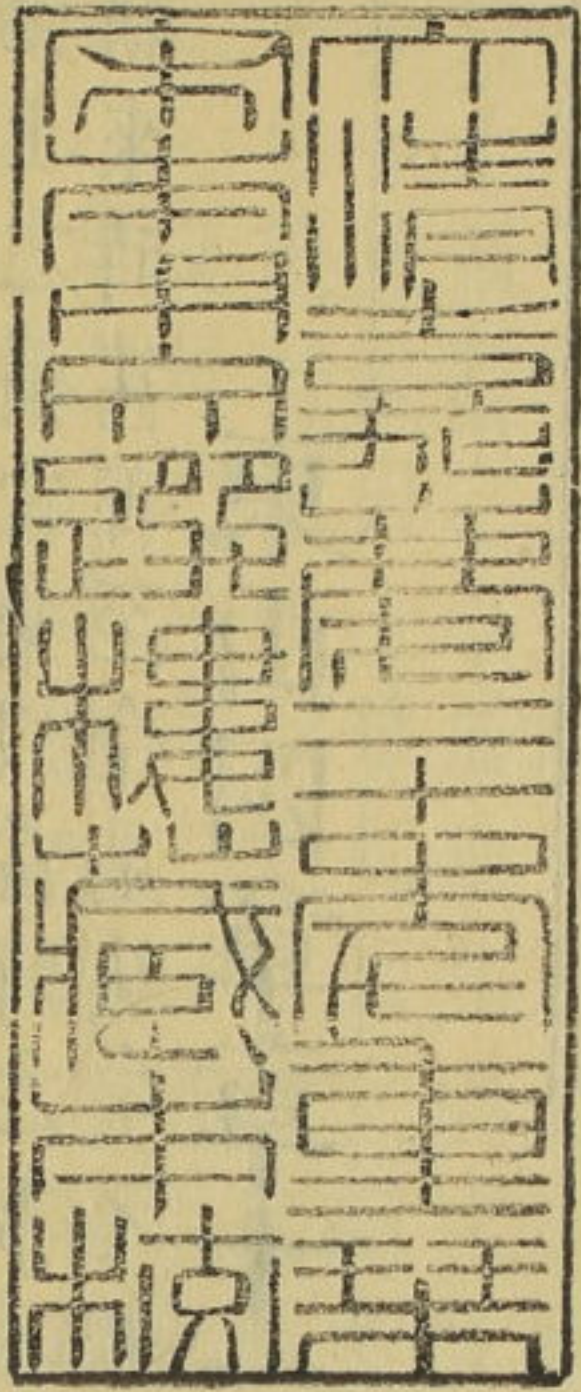
也。傳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爲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爲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二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斌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鴟鴞

公乃為詩以遺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正義云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考正義引金滕注怡悅也是鄭讀尚書貽為怡也此序注義既與彼同則貽字亦不為有異當以正義本為長

而不取正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取作敢案所改是也首章正義云但不取正言其事可證

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貽當作怡上文可證

無絕其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上有官字案無者是也當是蒙上而省

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作指案指字是也

或謂之過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弼改羸為羸依方言廣雅耳非也羸即羸字爾雅疏即

取此正作羸

欲誚公之意作此詩

明監本毛本欲上有是字閩本刻入案此誤補也欲誚當作鄭謂

罪猶未加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罪當作實

釋言云鬻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鞠誤鬻是也

箋云言取鴟鴞子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此

惜稚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惜當作指

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意當作竟與下互誤也

故意欲恚怒之

毛本竟誤以閩本明監本作意案意是也此作竟乃與上互誤也

予所蓄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為也正義云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

有為之故云祖為也段玉裁云正義正同又作本也今釋文正義祖皆譌租當正釋文見後考證

予尾脩脩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脩脩作脩脩案釋文脩脩素彫反注同考此經相傳有作脩脩二本也

沿革例云

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為據與國本及建寧諸本皆作脩脩以釋文為據也又引疏云定本作脩脩今正義

誤見下又正義云予尾消消而做乃正義所易之字如易令為鈴鈴易遂遂為遂遂非其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

脩脩推之正義本當作脩脩矣標起止當是後改段玉裁云集韻光堯石經作脩脩

鄭殺弊盡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弊作做案此誤改也正

存其舊而上下多作做矣閩本以下又并改之凡正義

所易之字往改去今有不可追而正之者

作脩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脩脩當作脩脩見沿革例

○東山

說其成婦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婦作昏案婦當作婚

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

毛本上新字誤親閩本明監本不誤案二迎字皆當

作逆譜正義引作逆可證

為武夷監於殷國者也補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謬

此言商奄者明監本毛本此下有不字閩本刻入案所補非也言當作無耳

勿士行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勿士行毛音衛鄭音衛王戶剛反正義云定本云勿士行枚無

衛字箋云初無行陳衛枚之事定本是也考釋文云鄭音衛者謂箋之衛枚即經之行枚鄭以行為衛之假借不云讀為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衛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肅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菁菁者莪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戶剛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所云定本勿士行枚無衛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間更有衛字故也若但為行衛二字互異止得云不作衛字不得云無衛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衛枚即經中行枚其間更無衛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予字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衛及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

理又釋文云云王戶剛反乃難箋衛字於箋行陳則迴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衛以破引之也○按舊校本殊誤鄭箋行陣衛枚之事以釋經之行枚猶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忘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為衛乎行古音如杭衛从行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為讀日也此釋文云鄭音衛者自近而後得有讀如讀若讀為讀日也此釋文云鄭音衛者自是陸氏之誤

枚如著補案周禮著作著此著字誤也明監本毛本不誤

為繡絜於項中補明監本毛本絜作結按周禮亦是結字絜字誤也

娟娟蠋貌桑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桑上有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烝寘也相臺本同閩本同案寘字是也釋文云從穴下真餘同監本毛本同案寘字是也

此

道上乃遇零落之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物觀云宋板乃作又其實不然當是誤舉下

一行字也

正義曰幾法也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幾恐

韓子云虫似蠋

因別體俗字蠶作蚕虫作虫而轉輾致

誤也

果羸枯樓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括作

括案括字是也釋文果羸下云括樓又括樓亦誤爾雅作括樓說文作苦萑皆不與此同考文古本作括樓采說文而并改樓從才非

熒螢火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螢火惠丁反正義云

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熒又云然則毛以螢火為熒非也段玉裁云螢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汜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即焔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熒然則毛韓無異其說是

也陳思王螢火論載正義此不更其錄

故知町疇是鹿之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疇作疇案疇字是也見上

瓜之辨有苦者

小字本相臺本辨作辨閩本明監本毛本

同案辨字是也釋文辨下引說文云瓜中實也可證十行本正義中亦作辨明監本毛本作辨所改是也

又尼其巢一傍為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尼當作穴形近之譌山井鼎云尼宋板作泥

其實不然當是剗也○按巢中何得作穴作泥是也

月令仲春倉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庚下浦鏜云脫

駟赤色名曰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舍

舍人言駟馬名白馬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白馬

二字為一句也此正義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以申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戒誤解以爾雅疏考之浦按是也

且未冠笄者佩容臭

明監本毛本者下衍未冠笄者四字閩本不誤案此上脫下衍乃寫

書人自覺其誤而未及改正者山井鼎物觀不載失之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六

毛詩注疏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

公也。惡鳥

疏

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三章路反注同。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

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隋登曰斧斨斨民之用也

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斯七羊反說文云方鋸斧也隋徒

禾反何湯果反孔形  
狹而長也登曲容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

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大將

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  
疏 既破至之將。毛以為斧斯者

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斯損其斧斯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

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為四國之民

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

斯此二者是為大罪以與四國流言既破我之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

隋登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斯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蕭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

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斯乃是家之斧斯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斯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

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四國至大罪。其

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

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

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

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

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

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以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

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

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

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

○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



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  
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  
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  
之謂殺其身執其家滿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  
書傳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錡巨宜反字或  
非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訛五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箋云嘉善也疏傳鑿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云  
也。傳吡化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木屬曰錡。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  
正義曰釋言文。韓詩云鑿屬也。一。周公東征四國是適適固也。箋云適  
解云今之獨頭斧。反徐又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疏傳適固。  
在幽反。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  
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適斂聚也彼適作擊音義同是  
適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成王既得

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  
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柯古何反朝直  
遙反注及疏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  
下篇同。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  
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  
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  
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王  
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  
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不知也。箋成王至刺之。  
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  
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啟金縢之  
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  
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  
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  
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  
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詩疏八之三

三

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  
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  
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  
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  
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  
詩主美周公故在幽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  
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  
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  
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  
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  
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柄彼病反  
**取妻如何匪媒不**  
得  
二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  
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疏**  
為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

用言欲伐柯以為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與欲取禮  
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  
為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唯周  
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與治國如之何非禮  
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  
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任之也○鄭以為伐柯  
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之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  
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  
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  
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  
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  
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以刺朝廷之不知  
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  
關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  
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所以供家用猶周公柄喻禮義  
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  
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  
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  
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執柯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  
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



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為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傳踐行列貌。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陳之故以踐為行。列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為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箋觀見至說之。正義曰觀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

作罭于。○疏。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

逼反。○疏。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為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

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九罭之魚鱒魴。與也九罭纓罭小魚之網也鱒首章耳。○疏。九罭至繡裳。毛以為九罭之中魚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與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鱒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纓子弄反又于公反字又作總罭音古今江。我觀之子袞衣繡裳。所以見南呼纓罭為百囊網也。○疏。九罭至繡裳。毛以為九罭之中魚袞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袞古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疏。九罭至繡裳。毛以為九罭之中魚音同卷冕反。○詩疏八之三

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  
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  
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罭之網得  
鱗鮐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  
大人是儼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  
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  
釋器云緦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  
入有九囊也郭朴曰緦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鱗鮐樊光引  
此詩郭朴曰鱗似鱗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鮐魚為鱗陸機注  
云鱗似鱗而鱗細於鱗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  
小魚之罭者以其緦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  
罭鮐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  
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  
肅云以典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設九至  
其禮。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  
為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  
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所以至  
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袞衣繡裳者是以見公之服也  
畫龍於衣謂之袞。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  
故云袞衣卷龍。

鴻飛遵渚

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故云袞衣卷龍

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公歸無所於

女信處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

失其所也。鳥音符鷺鳥兮反又作鷺。疏。鴻飛至信處。毛以鴻者大  
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疏。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  
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  
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佳所故於汝東方信  
宿而處耳終不為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為留刺王不  
早迎。鄭以為鴻者大鳥不宜與鳥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  
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  
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  
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  
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鴻不宜循渚。正義曰言  
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  
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佳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  
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  
為辟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  
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  
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

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為久故以近辭言之也  
○箋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為誠也  
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  
既以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為誠言公  
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  
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  
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宿猶也  
疏  
公歸不復。正義曰箋以為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  
道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齋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歸無使我心悲兮  
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  
疏  
是至心悲兮。毛以為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

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王令齊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是東至西歸。正義曰箋以為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為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箋周公至至深。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為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不失其聖者聞

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狼跋省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宋反字或作拔同王功于況反。疏 狼跋二章章四句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懟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畱為大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事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箋不失至著焉。正義曰詩言不失其聖是摠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

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為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為進有難也既遜而畱為大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為難進退有難為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畱為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其不失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與也跋躓躓也老狼聖也。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其尾踞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與者喻周公進則踞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畱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疐本又作蹇丁四反又陟值反躓力輒反哈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旦反。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公孫成王也幽公也赤鳥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絢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畱之以為大師履赤鳥几几然。孫毛如字鄭音遜鳥音昔屨俱具反絢其

俱反遁 **疏** 狼跋至几几○毛以為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  
徒遜反 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  
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美  
之德能履赤鳥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  
為老狼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  
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復畱為大師進退有  
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實言周公既致大平  
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畱在王朝為大師之官履其赤  
鳥其鳥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跋躡其  
猛○正義曰跋躡躡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躡躡卻頓  
曰臺也說文云跋躡丁干反踰竹二反躡即臺也然則跋  
與躡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躡者謂跋其胡而倒躡耳老狼  
有胡謂領垂胡進則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退則踰其尾  
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躡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  
故以臺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  
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  
失猛○箋與者至玷缺○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  
故以進則躡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踰尾喻成王畱之耳周公

八臣以臣攝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傳公孫  
至約貌○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  
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  
為赤鳥黑鳥注云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  
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赤鳥是鳥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  
也屨人注云屨屨者著服各有屨也復下曰鳥單下曰屨古  
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  
鳥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  
青絢純純爵弁纁黑絢純純博寸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  
戒狀如刃衣鼻在屨頭總純中紉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  
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云几几絢貌謂鳥頭飾之貌  
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屨色纁而絢謂鳥頭飾之貌  
鳥必如纁次鳥色赤則絢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  
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  
此公為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  
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  
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  
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  
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奭是成王畱之為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屨赤舄孫  
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邠公又已  
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

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  
可疵瑕也○疵才斯反

**狼自其尾載跋**  
皆善為無  
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泰西圖氏  
同國故國

毛詩注疏校勘記

黃中栻彙

毛詩注疏校勘記 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破斧

隋登曰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下有方登曰斯  
月正義云破斧傳云隋登曰斧方登曰斯然則斯即斧也  
各本皆同其實誤也當作然則方登曰斯斯即斧也因方  
登曰斯與所引破斧傳云隋登曰斧有似對文乃誤屬然  
則二字於斯即斧也之首耳此經又缺我斯釋文斯下云  
說文云方登斧也浦鐘校彼正義以為觀音義則傳本無  
此四字非脫也其說當矣持未悟彼正義亦本不引此傳  
方登曰斯也考文古本正采彼正義而致誤

傳吡化也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上有○案所補  
箋以為之不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之疑衍  
是也

○伐柯

詩疏之三校勘記

七

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又者又上箋先往也

正義云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乃槩括箋文非箋如此明刻單注別本有改又為以者誤甚

見能未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見能字當誤

何須問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問當作用形近之譌

則復籩禮器

閩本明監本毛本籩下有豆字案復籩當作籩豆

以其所願於上接已

補案下文接已上當有之字

箋柯至知之

補柯上當有伐字

○九罭

鱒魴大魚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鱒下云大魚也正義云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

與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今考此傳當本無大字或加之以駁鄭與做符同魴亦衍字也釋文獨於鱒

下云大魚也是其本無魴字

六冕之第二者也

補釋文按勘虛本者作章案云今改正所改是也

釋魚有鱒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鱒魴虛文昭云當作魴鱒是也

陸機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疏誤注是也

欲周公留之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為作為之考文一本同案為之是也

無使我心悲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

字考文一本有采正義

箋是東至西歸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東作以案皆誤也當作是

九罭四章

明監本毛本章誤句唐石經以下各本不誤

○狼跋

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  
作孫正義作遜孫遜古今字  
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云古之遜字借孫為之則固  
自言其例矣考文古本箋作遜誤采正義也避亦易字  
見汝墳

說文云跋躡丁千反踰躡竹二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丁千反竹二反六  
字當旁行細書正義於自為音者例如此○按即自為  
音不定有此例況丁千反竹二反乃引說文音隱乎唐  
人所引說文反語皆本音隱

故以臺代之

補案臺當作載下文明跋上宜有載可證

爵弁纁黑絢纁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纁下浦鏜云  
脫屨字考士冠禮浦校是也

狀如刃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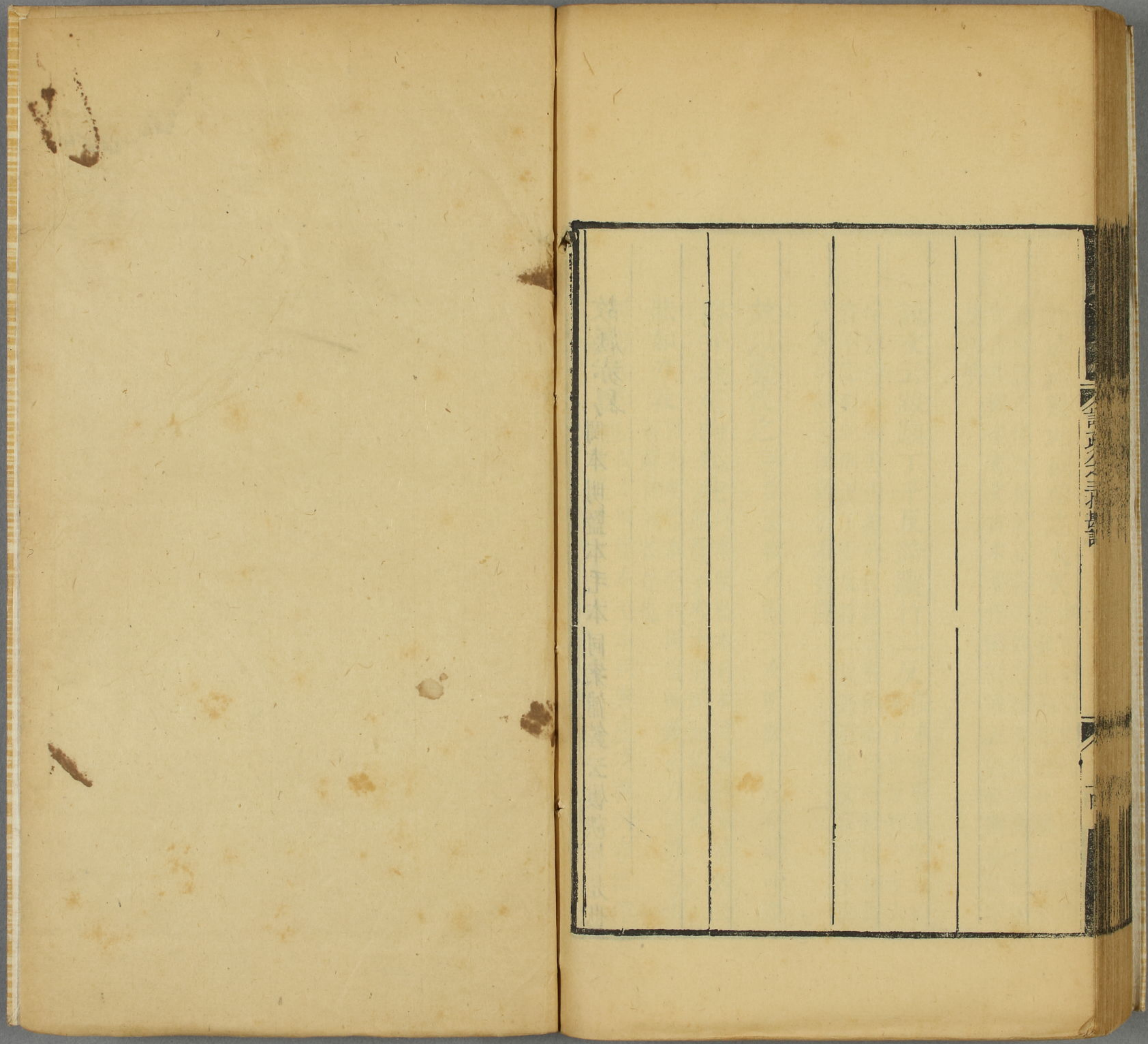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刀誤刃考士  
冠禮注浦校是也

則絢赤黑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昭云赤當作  
亦是也

故屨赤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屨誤屨是也



言以公三才書

言以公三才書

